

「中国文化艺术名著丛书」

中国文化史(上)

(上)

柳诒徵 著

中国近世之历史与上世、中世之区别有三：

一、一、则东方之文化无特殊之进步，仅能维持继续为保守之事业，而西方之宗教、学术、物质、思想逐渐输入，别开一新局面也；

二、二、一、则从前之国家，悉与四裔文法频繁，而中国亦成立于诸国之上，其历史亦兼及各国，纯为一国家之历史。自元明以来，始与西方诸国有对等之文际，亦中国历史亦置身于世界各国之列也；

三、三、一、则因前二种之关系，而大陆之历史变而为海洋之历史也。



【中国文化艺术名著丛书】

中国文化史上



柳诒徵 著

中国近世之历史与上世、中世之区别有二：

(一) 则东方之文化无特殊之进步，仅能维持继续为保守之事业，而西方之宗教、学术、物质、思想逐渐输入，别开一新局面也；

(二) 则从前之国家，虽与四裔文注频繁，而中国常屹立于诸国之上，其历史虽兼及各国，纯为一国家之历史。自元明以来，始与西方诸国有对等之交际，而中国历史亦置身于世界各国之列也；

则因前二种之关系，而大陆之历史变为海洋之历史也。



湖南大学出版社
HU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史(上、中、下)/柳诒徵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 2

(中国文化艺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5667-0613-3

I. ①中… II. ①柳… III. ①文化史—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6827号

中国文化史(上、中、下)

ZHONGGUO WENHUASHI

作者:柳诒徵 著

责任编辑:肖立生 兰甲云 张海英 责任校对:全 健

责任印制:陈 燕

特约编辑:黄 佩 朱艳红 高 丽

印 装: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6开 印张:81.5 字数:1197千

版 次:2014年8月第1版 印次: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67-0613-3/G·719

定 价:158.00元(全三册)

出版人:雷 鸣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822559(发行部),88821594(编辑室),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8649312(发行部),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xls66@163.com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出版社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整理说明

一、丛书第一辑凡 20 种，着力于“学术”与“文化”两方面，所收著作或为创制开新之作，或为传世经典之作。

二、第一辑收书范围，起于民国建立，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三、所收诸书，原版本均为繁体文本，在其流布过程中，亦有版本差异、文字错讹等现象，为方便读者，按古籍整理通行之例作了整理工作：

（一）所选著作，以其原始版本为底本，尽量搜求不同版本，分别校勘，择善而从。

（二）校勘中，只校是非，不校异同。凡底本脱衍讹倒而他本不误者，据他本勘正。

（三）凡笔画小讹，不见字书，显系误刻者，一律径改，不出校记；凡日曰淆乱，己巳已混同，戊戌戌不分，一律径改，不出校记。

（四）一般不用理校方法径改原文，确有把握且非改不可者则径改。

（五）繁体字改为通行的简化字，但容易引起误解的人名、地名用字，仍保持原貌；习见的异体字、通假字，原则上保持原貌。

(六) 标点符号用法，多依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之外，均未予改动。

四、各书附后记，整理者对著者爵里、版本流布及相关评论均有说明，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

张之洞有言：“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

美哉斯言，《中国文化艺术名著丛书》的出版，正是不朽之事业。

目 录

绪 论	1
-----------	---

上 册

第一编 上古文化史

第一章 中国人种之起原	11
第二章 洪水以前之制作	20
第三章 家族及私产制度之起原	28
第四章 政法之萌芽	34
第五章 文字之兴	41
第六章 洪水以后之中国	51
第七章 衣裳之治	59
第八章 治历授时	69

第九章 唐虞之让国	77
第十章 治水之功	86
第十一章 唐虞之政教	94
第十二章 夏之文化	109
第十三章 忠孝之兴	121
第十四章 洪范与五行	129
第十五章 汤之革命及伊尹之任	138
第十六章 殷商之文化	147
第十七章 传疑之制度	163
第十八章 周室之勃兴	173
第十九章 周之礼制	186
第一节 国土之区画	191
第二节 官吏之职掌	197
第三节 乡遂之自治	202
第四节 授田之制 附兵制	211
第五节 市肆门关之政	219
第六节 王朝之教育	226
第七节 城郭道路官室之制	234
第八节 衣服饮食医药之制	238
第九节 礼 俗	255
第十节 乐 舞	264
第十一节 王朝与诸侯之关系	274

第十二节 结 论	282
第二十章 文字与学术	286
第二十一章 共和与民权	300
第二十二章 周代之变迁	307
第二十三章 学术之分裂	326
第二十四章 老子与管子	337
第二十五章 孔 子	347
第二十六章 孔子弟子	370
第二十七章 周末之变迁	386
第二十八章 诸子之学	407
第二十九章 秦之统一	432
第三十章 秦之文化	444
第三十一章 汉代内外之开辟	455
第三十二章 两汉之学术及文艺	463
第三十三章 建筑工艺之进步	490

中 册

第二编 中古文化史

第一章 中国文化中衰及印度文化东来之故	511
第二章 佛教入中国之初期	521

第三章 诸族并兴及其同化	528
第四章 南北之对峙	543
第五章 清谈与讲学	552
第六章 选举与世族	567
第七章 三国以降文物之进步	577
第八章 元魏之制度	596
第九章 佛教之盛兴	609
第十章 佛教之反动	625
第十一章 隋唐之统一及开拓	636
第十二章 隋唐之制度	648
第十三章 隋唐之学术文艺	676
第十四章 工商进步之特征	698
第十五章 隋唐之佛教	710
第十六章 唐宋间社会之变迁	727
第十七章 雕板印书之盛兴	740
第十八章 宋儒之学	750
第十九章 政党政治	770
第二十章 辽夏金之文化	786
第二十一章 蒙古之文化	811
第二十二章 宋元之学校及书院	834
第二十三章 宋元间之文物	859
第二十四章 河流漕运及水利	895

第二十五章 明儒之学	909
第二十六章 明之文物	921

下 册

第三编 近世文化史

第一章 元明时海上之交通	965
第二章 西教之东来	977
第三章 明季之腐败及满清之勃兴	990
第四章 西方学术之输入	1005
第五章 清代之开拓	1030
第六章 满清之制度	1043
第七章 清初诸儒之思想	1057
第八章 康乾诸帝之于文化	1068
第九章 学校教育	1081
第十章 考证学派	1094
第十一章 国际贸易与鸦片之祸	1106
第十二章 内治之腐败及教匪发捻之乱	1124
第十三章 外患与变法	1139
第十四章 译书与游学	1172
第十五章 机械之兴	1194
第十六章 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	1213

第十七章 法制之变迁	1228
第十八章 经济之变迁	1248
第十九章 最近之文化	1274
后 记	1289

绪 论

历史之学，最重因果。人事不能有因而无果，亦不能有果而无因。治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以诏示来兹，舍此无所谓史学也。人类之动作，有共同之轨辙，亦有特殊之蜕变。欲知其共同之轨辙，当合世界各国、各种族之历史，以观其通；欲知其特殊之蜕变，当专求一国家、一民族或多数民族组成一国之历史，以覘其异。今之所述，限于中国。凡所标举，函有二义：一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一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盖晚清以来，积腐瀑著，综他人所诟病，与吾国人自省其阙失，几若无文化可言。欧战既辍，人心惶扰，远西学者，时或想像东方之文化，国人亦颇思反而自求。然证以最近之纷乱，谓吾国必有持久不敝者存，又若无以共信。实则凭短期之观察，遽以概全部之历史，客感所淆，矜馁皆失。欲知中国历史之真相及其文化之得失，首宜虚心探索，勿遽为之判断，此吾所渴望于同志者也。

吾书凡分三编：第一编，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之文化之时期；第二编，自东汉以迄明

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第三编，自明季迄今日，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此三期者，初无截然画分之界限，特就其蝉联蜕化之际，略分畛畔，以便寻绎。实则吾民族创造之文化，富于弹性，自古迄今，绵绵相属，虽间有盛衰之判，固未尝有中绝之时。苟从多方诊察，自知其于此见为堕落者，于彼仍见其进行。第二三期吸收印欧之文化，初非尽弃所有，且有相得益彰者焉。

中国文化为何？中国文化何在？中国文化异于印欧者何在？此学者所首应致疑者也。吾书即为答此疑问而作。其详具于本文，未可以一言罄。然有一语须先为学者告者，即吾中国具有特殊之性质，求之世界无其伦比也。夫世界任何国家之构成，要皆各有其特殊之处，否则万国雷同，何必特标之为某国某国。然他国之特殊之处，有由强盛而崩裂者，有由弱小而积合者，有由复杂而涣散者，事例綦多；而求之吾民族、吾国家，乃适相反。此吾民所最宜悬以相较，借覩文化之因果者也。

就今日中国言之，其第一特殊之现象，即幅员之广袤，世无其匹也。世界大国，固有总计其所统辖之面积广大于中国者，然若英之合五洲属地，华离庞杂号称大国者，固与中国之整齐联属，纯然为一片土地者不同。即以美洲之合众国较之中国，其形势亦复不侔。合众国之东西道里已逊于我中国东至西凡六十度五十五分，美国东至西凡五十七度三十九分，其南北之距离则尤不逮中国南至北凡三十八度三十六分，美国南至北凡二十四度二十六分。南北距离既远，气候因以迥殊。其温度，自华氏表平均七十九度以至三十六度，相差至四十余度。其栖息于此同一主权之下之土地之民族，一切性质习惯，自亦因之大相悬绝。然试合黑龙江北境之人与广东南境之人于一堂，而叩其国籍，固皆自承为中华民国之人而无所歧视也。且此等广袤国境，固由汉、唐、元、明、清累朝开拓以致此盛。然自《尧典》《禹贡》以来，其所称

领有之境域，已不减于今之半数。

《书·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旻谷。”“申命羲叔，宅南交。”“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今人多疑《尧典》为儒家伪造，不可尽信。然《墨子·节用篇》：“昔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足见《尧典》所言国境，非儒家臆造之语。即使此等境界，为儒、墨两家想像之词，初非唐虞时事实，亦可见春秋之末，战国之初之人，已信吾国有此广大领域也。

《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圣哲立言，恒以国与天下对举。

《老子》：“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

《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国治而后天下平。”

此虽夸大之词，要必自来所见，恢廓无伦，故以思力所及，名曰“天下”。由是数千年来，治权时合时分，而国土之增辟初无或间。今之拥有广土，皆席前人之成劳。试问前人所以开拓此天下，拊结此天下者，果何术乎？

第二则种族之复杂，至可惊异也。今之中国，号称五族共和，其实尚有苗、瑶、僮、蛮诸种，不止五族。其族之最大者，世称汉族。稽之史策，其血统之混杂，决非一单纯种族。数千年来，其所吸收同化之异族，无虑

百数。春秋战国时所谓蛮、夷、戎、狄者无论矣，秦、汉以降，若匈奴，若鲜卑，若羌，若奚，若胡，若突厥，若沙陀，若契丹，若女真，若蒙古，若靺鞨，若高丽，若渤海，若安南，时时有同化于汉族，易其姓名，习其文教，通其婚媾者。外此，如月氏、安息、天竺、回纥、唐兀、康里、阿速、钦察、雍古、弗林诸国之人，自汉、魏以至元、明，逐渐混入汉族者，复不知凡几。

《汉书》：“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

《晋书》：“卜瑒，字子玉，匈奴后部人也。”又“段匹磾，东郡鲜卑人也”。又“乔智明，字元达，鲜卑前部人也”。元魏以后，鲜卑人之化为汉族者，不可胜数。

《通志·氏族略》：“党氏本出西羌。”

《唐书》：“王世充，字行满，本姓支，西域胡人也。”又“李怀仙，柳城胡人也”。又“哥舒翰，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又“代北李氏，本沙陀部落”。又“王武俊，契丹怒皆部落也”。又“李光弼，营州柳城人，其先契丹之首长”。又“李怀光，渤海靺鞨人也”。又“高仙芝，本高丽人”。又“王毛仲，本高丽人”。又“高崇文，其先渤海人”。又“姜公辅，安南人”。又“史宪诚，其先出于奚虏”。又“李宝臣，范阳城旁奚族也”。

《通志》：“支氏，其先月支胡人也。”又“安氏，安息王子入侍，遂为汉人”。又“竺氏，本天竺胡人”。

《元史》：“昔班，畏吾人。”又“余阙，唐兀人”。又“斡罗思，康里氏”。又“杭忽思，阿速人”。又“完者都，钦察人”。又“马祖常，世为雍古部”。又“爱薛，西域弗林人”。此类甚多，姑举以示例。

《日知录》卷二十三：“《章丘志》言：洪武初，翰林编修吴沈奉旨撰《千家姓》，得姓一千九百六十八，而此邑如‘术’、如‘偁’，尚未之录《广韵》‘偁’字下注云：‘齐大夫名’。今访之术姓，有三四百丁，自云金丞相术虎高琪之后土人呼术为张一反，按《金史》术虎汉姓曰董，今则但为术姓。盖二字改为一字者。而撰姓之时，尚未登于黄册也。以此知单姓之改，并在明初以后。而今代山东氏族，其出于金、元之裔者多矣。”“永乐元年九月庚子，上谓兵部尚书刘俊曰：‘各卫鞞鞞人多同名，宜赐姓以别之。于是兵部请如洪武中故事，编置勘合，赐给姓氏。’按洪武中勘合赐姓，《实录》不载，惟十六年二月，故元云南右丞观音保降，赐姓名李观。又《宣宗实录》：丑闰洪武二十一年来归，赐姓名李贤。从之，三年七月，赐把都帖木儿名吴允诚，伦都儿灰名柴秉诚，保住名杨效诚，自此遂以为例。”

凡汉族之大姓，若王、若李、若刘者，其得氏之始，虽恒自附于中国帝王，实则多有异族之改姓。其异族之姓，如金、如安、如康、如支、如竺、如元、如源、如冒者，在今日视之，固亦俨然汉族，与姬、姜、子、姒若同一血统矣。甄克思有言：“广进异种者，其社会将日即于盛强。”

甄克思《社会通论》：“世界历史所必不可诬之事实：必严种界，使常清而不杂者，其种将日弱而驯致于不足以自存；广进异种者，其社会将日即于盛强，而种界因之日泯。此其理自草木禽兽以至文明之民，在在可征之实例。孰得孰失，非难见也。希腊邑社之制，即以严种界而衰灭，罗马肇立，亦以严种界而几沦亡。横览五洲之民，其气脉繁杂者强，英、法、德、美之民，皆杂种也。其血胤单简者弱，东方诸部，皆真种人矣。”

顾欧陆诸国，虽多混合之族，而其人至今犹严种界，斯拉夫、条顿、日耳曼之界，若鸿沟然。而求之吾国，则“非族异心”之语，“岛夷索虏”之争，固亦时著于史：

《左传》成公四年：“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通鉴》卷六十九：“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

而异族之强悍者，久之多同化于汉族，汉族亦遂泯然与之相忘。试问吾国所以容纳此诸族，沟通此诸族者，果何道乎？

第三，则年祀之久远，相承勿替也。世界开化最早之国，曰巴比伦，曰埃及，曰印度，曰中国。比而观之，中国独寿。

浮田和民《西洋上古史》：“迦勒底王国，始于西元前四千年以前，至一千三百年而亡。亚述即亚西里亚兴于西元前一千三百年，至六百零六年而亡。巴比伦兴于西元前六百二十五年，至五百三十八年，为波斯所灭。”又“埃及旧帝国兴于西元前四千年，中帝国当西元前二千一百年，新帝国当西元前一千七百年，至五百二十七年，为波斯所灭”。

高桑驹吉《印度五千年史》：“印度吠陀时代，始于西元前二千年。西元后七百十四年，为回教徒所征服。”

中国历年之久，姑不问纬书荒诞之说。